

校正
大字評註
王鳳洲
表凡
綱鑑彙纂

文瑞樓
上海
印行

36-37

增評歷史綱鑑補卷三十六

元 四明 陳樞 通鑑

琅琊 王世貞

明 淳安 商輅 綱目

明 趙田 袁黃

編纂

◎南宋紀○附元紀

○理宗皇帝

帝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鑑之子蓋宗廟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崩○帝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法成敗況中才之主能保邦沒身幸也然始終崇高理學亦賢矣哉

乙酉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元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

鑑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玠討平之初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

潘壬起兵立濟王既身被黃袍發軍資庫金犒兵則非固執臣節始終不從者矣後知事不成乃帥兵討士叔變綱目書法以示不盡予之意

心懷不平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士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士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十餘人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士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士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弗傷官家太后乎眾許諾士等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太湖在湖州府北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士士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

至則事平矣。士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鑑 史彌遠殺濟王。竑於湖州。

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召醫視之。令客余天錫諭旨。通竑鑑于州治。以疾覺聞于朝。

詔追貶為巴陵郡公。

扶持宇宙之棟幹

我朝立國根本仁義
真德秀言濟王之克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潘壬起兵為有名

理宗不能效叔齊

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真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胡羯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嚴。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州之變。雲音彌。雲州郡名。即湖州府。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謂秦王廷美事。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情。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措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

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帝曰。善。

發明

凡書起兵。予倡義也。蓋竑當立而廢之時。不當立而立之。則潘壬之起。兵為有名。而又非犯順者比也。然為以討書。所以明賊之不義。而以正

討賊焉耳。此蓋彌遠忌之。心勝乘此間隙。遂謀殺之。則其專輒無君之罪。不容辭矣。然則親真親于兄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避國。而乃效唐太宗之殺兄。偏信權奸。殊無可否。則于天倫之愛。詎不為之大虧哉。

○張時泰

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瞭然矣。況潘壬之事。濟王親帥州兵討平之。則竑也。豈止無罪而已哉。今酬其功。而反愛之。益篤可也。嗚呼。理宗體元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然胡氏有曰。家之

胡氏非邈流而源之論

西師取當世第一流

德秀言收人心四事

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三臣未聞聘

傳受最明而特壞自理宗亦非邈流而源之論以臣觀之壞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理宗哉其末流之弊則理宗特甚焉有耳創業之君不慎於始可乎

鑑 德秀又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

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

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州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 又如淮蜀二閭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

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

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

位於朝以餽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

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

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藉有譏訶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

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搔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

言治世氣象欲其寬裕解密網達下情 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濟雖嘗以者

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藩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

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紀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

幄擢安僑於言地

鑑 二月。賜鄂王岳飛諡忠穆。

李全折節為禮

許國折服北

虜

降賊敗於仇敵。制使宜聲討之。所必加彌遠乃欲隱忍苟安求能得賊歡心之徐晞稷以代節。肅肅懦懦國罪不容誅及全上表待罪理宗亦竟置之不問其昏弱無能更可概見矣若晞稷之為賊無恥甘心尊賊以自卑羞朝廷而隳賊勢更不足齒於人敢紀綱綱則若此何以為國

鑑 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鑑** 初國代賈涉為淮東

制置使。既至鎮。痛抑之。李全等犒賞十損八九。及全自青州來謁。坐受其拜。全怒。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遂與劉慶福作亂。國被矢而走。自縊死。亂兵悉害其家。國之輕侮激變如此。

鑑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於息州。義斌敗之。○**鑑** 先是全牒義斌聽其節制。義斌大罵斬全使。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往救。又敗。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威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思州今永昌府恩縣**

連州今安東縣
海州屬淮安府

鑑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張復之義昭
於日星
義斌保障之功

九成正色立
朝
中興明道之功

理宗在位日久
政無定紀後人
或許其能推崇
理學爾時內外
政事要於此者
多矣乃無一整
勸徒慕虛名毫
無是濟則亦烏
足稱道況祇褒
贈已往之程朱
而不用現在之
真魏即所謂推
崇理學又與葉
公之好龍何以

義斌秋七月。彭義斌狗真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史天澤擒義斌說之

降義斌罵聲曰大宋臣義斌為他臣屬耶遂死之

義斌功豈不益。○丁南湖。義斌不過民間之忠義耳前書復東京州縣此書圖東平狗真定也則其恢復之義昭於日星炳不可滅迨至兵潰被執不屈而死忠何尚焉義斌甫沒東京隨陷則義斌保障之功豈不益

義斌竄大理寺評事胡夢昱於象州。今屬柳州府○**義斌**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

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証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

羈管而卒。

義斌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義斌**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

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蚤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

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古者天子親耕籍田至漢文帝初立籍田乃置令也

義斌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詔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

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遂擢為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

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

凶。按宋史列傳先成大次知孝而莫澤附于知孝傳中此則三凶罪惡之次第矣嘗攷知孝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莫澤又論成大暴狼貪婪苛賤無恥然則成大之惡又知孝莫澤之所懼乎

義斌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

於靖州成大貽書所親曰直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

平主袁二國監合編
卷三十六
南宋紀
理宗皇帝

異哉

鷹天三凶

此舉大快公

論

了翁著九經

要義

人君為治之

門

主義社以備

寇

郎縣倚以為

重

是固男子之

事

以天下學校

人材為念

張栻期以任

道之重

九齡志天據

實

閨門肅若朝

廷

九齡和而不

同

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

先儒所未有也德秀罷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

執此而往可也是時史彌遠之元惡主于內梁成大之羣邪附于外了翁德秀為世大儒而終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此由繼世之君不能察其是否而真偽自是錯雜矣不可深為當時惜哉○丁

南湖

魏真二公傳濂洛考亭諸公之道若以一家譽之諸公猶祖父也二公猶子孫也理宗于諸公則追崇之于二公則殿黜之是猶其祖父而罪其子孫彼追崇之典不亦虛文也耶

鑑丙戌二年

金正大二年○夏主昞元年○元太祖二十一年

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通判沈煥官益九

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

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

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

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人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

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間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敵勸綬引翼士類興

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張栻嘗與

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矣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張栻數語出綱目九齡之家累世

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

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閨門有口男女各居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

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

學者號為二陸

叔晦不予愧

兩者無愧可言學

佳趣美境

擬宋錄呂祖

謙張拭陸九

淵後子孫謝

表

天地何窮際

舉止異常兒

宇宙內事

乃已分內事

聖人心同理

直秘閣諡文達

鑑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間居雖病猶不廢書惓惓以善類凋喪為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謂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文華閣諡端憲

鑑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拭陸九齡游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疎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諡文靖

鑑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拭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字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

學者本無大

六經皆我註

喻義利章切
中學者隱微
深錮之病

慨然以名節
自許

忠信篤實為
道本

人心與天地
一本

淮亂方棘非大
有材畧者不能
節制如許國徐
曄樓創璋彭忱

現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晰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畫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廸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爽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競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於時

發明

理宗崇信姦邪賤黜正士無可言者獨褒表先哲一事差強人意故特獨而書之以不沒其善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丘文莊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混孔孟之實者其法

以讀書窮理為大禁蓋指九淵也厥後元儒吳澄又謂熹道問學幼多九淵尊德性功多熹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為意見而注心于

姚神輩皆以庸懦小人垂涎間寄朝廷遂信而用之卒致被殺免者惟以媚賊為長及指施顓倒如是安望其能靖賊患乎

彭託輕懷無法坐失事機其過固不待言若時青不過紅襖賊魁降金復叛歸家姑終一進退無據之人耳有何望重而朝議怒而撤托忽而撤青致使諸將離心釀成事故青之畏青畏尾密報李金遠延不出適以自殺其軀無足深責而宋之君臣胥疎無如欲弭亂而轉以迷亂果何所見而或此大錯也

圖功臣於崇

茫時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願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辨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于約禮篤行以為學可乎哉九淵之學論于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為之回護亦猶九淵之于荆舒也其流弊也夫 ○王陽明 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至于今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運于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固具當有不待于辨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勸說雷同豈非貴耳賤目不得于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鑑 三月元園李全於青州 全北割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元以疑元元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累長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鑑 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

鑑 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 從李知孝之請也

鑑 衛涇卒 涇諡文節蘇州崑山人以狀元及第歷仕孝光宣三朝凡四十餘年忠信直行始終不渝所著有後樂集

鑑 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以眾降金 先是以瑋代徐晞稷為淮東制使欲圖李全也

圖 功臣像於昭勲崇德閣 ○丘文莊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曹琦曹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

康伯史浩葛泌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鑑 丁亥三年 金正大四年○夏主觀二年亡○元太祖二十三年 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精講學緬懷典刑可持贈熹太師

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精講學緬懷典刑可持贈熹太師

德閣

趙普首俞金匱

之盟王旦荀猶

天書之舉豈可

以毫髮富司馬

諸臣且張浚之

狼戾史浩之庸

柔更無足取此

皆史彌遠欲尊

崇其父以煇耀

一時故為此狗

名失愛之舉耳

聖祖曰宋理宗

以不得與朱子

同時為憾續編

書之以見嚮慕

正學之切不知

當時信任金士

即使朱子在朝

恐亦為護邪所

中不得大行其

道此皆掠美虛

談且以張其祖

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許浩斷曰。理宗謂朕恨不與熹同時可謂知乎熹矣然當是時若聽了翁真

德秀亦憂傷匹也獨不可以用乎理宗非惟不能用而復置之遠使熹而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貳亦或且不免况望其用乎雖然覺書顯贈吾道增光是則理宗賜也○周靜軒理宗加增其官頒詔褒美亦是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於元。元以全為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

自食其衆。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面再拜。欲自縊。而使其黨救已乃降之。

元主減夏。以夏主覲歸。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

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

元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智固守。力不

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同王事者。即飲

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夫婦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

三月。元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時以四百騎敗元人八千之衆。士氣

皆倍。蓋自元人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元太宗元年八月。元主窩闊台嗣位。太祖第三子廟號太宗信任賢臣時稱治平約宋共滅金國勢愈昌在位十三年

大黃愈疾

益

知正道之有

匹

魏真意之傳

宜

陳寅夫婦守節

陳寅伏劍

陳寅盡忠王

事

貢舉以得士

為先

二十年開始

有此捷

陳和尚名震

國中

李全處作不靖

賊害朝廷叛跡

久已彰著且既

降蒙古即非宋

臣受以節鎮已

為失策及予而

不受更非爵祿

可解而其不臣

之蹟彌復顯然

尚安得為恭順

乃為其外師之

親所惡遺禍不

絕賴冀少寬北

顧之憂宋室君

臣何憐情乃爾

肅盜糧而煽賊

鋒軍士幾因解

體使非趙范趙
蔡為主進攻淮

鑑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 元太宗二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

鑑 夏五月。寇犯邵武軍。劉純等擊敗之。邵寇悉平。郡人立廟以祠之。純之十二世祖劉相京兆人後唐清

泰中官建州國家馬兄弟三人長曰期次曰期仕至金吾衛士將未曰幽仕至將作監簿期居官廉明為政慈惠或收寇或決獄或賑貧或拯救活人無數事義仁心公所至人皆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領收嗣寇有功諡忠簡孫紳收邵寇賜廟諡忠烈後孫齡諡忠顯齡子子羽諡忠定

子羽子拱諡忠肅世號五忠劉氏

鑑 六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彰化軍今平涼府涇州保康軍今襄陽府房縣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全自還楚。

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兵多亡應之。以糧少為辭。遣海州自舟蘇洋入平江嘉。

興告糴。實習海道。以覘臨安。遣軍士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

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至是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縣名今屬淮安府戍將知。

縣皆遁。全入城據之。以狀白於朝。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

啼則與。果不受制。命趙范趙葵。范葵皆趙方之子時丁母憂起復用之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

遠不納。觀李全遣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庫欲以銷宋兵備于是先朝兵甲盡喪則理宗徒善不足以為政矣書中畫郭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理宗想未之講也

鑑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使圖李全。

鑑 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金將趙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郵行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

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

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

鑑 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遂與貴涉女同入宮貴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大后曰謝氏瑞重有福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貴妃尊寵

亂其何能已乎
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
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不受
從季金節誠

范葵深以李
全為慮

理宗徒善不
足以為政

人之折強好醜
皆有一一定雖榮

枯肥瘠或有時
變更其本質終

不能易也紫黑
之人因病而膚

現如玉乃理所
必無好事者作

此謬語以修吳
徵史家談信而

書之簡冊不值
一嘆也

金將陳和尚
死節

好男子再生
當今我得

鑑 辛卯四年。金正太八年春正月朔帝行慶壽禮於慈明殿大赦。太后壽七十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徐州豐城縣 ○丁南湖。從葵皆趙方之子

燔而其討賊之功如此不亦榮其父光其師也哉續編與綱目所書皆先范後葵蓋以兄弟論而宋傳先葵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按宋自臨平以來得禦淮蜀者皆葵麾下之將及葵八十而備國之志益堅惜乎棄汴京失荆襄自結功業爾

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討李全餘黨也全委楊妙真奔金淮安平

九月太廟火。五年乃新作太廟

壬辰五年。金天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

唐鄧蔡州壯士三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

為三眾乃帖然

鑑 元主遣將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元太弟拖雷戰於三峯。山大敗

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名義字良佐和尚其小字也死之。金兵潰合達見援陳和尚出自言欲白事太弟問其姓名曰我

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兵欲其降所足腰折之劃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湮溺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湮親勇反乳汁也

鑑 禁監司守臣毋輒籍沒人家。○丘文莊。按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

所委之人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即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錄則入其當錄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

限日時監勒招承催迫結款又擅制獄其非法殘民有失平腦極起棍等名富貴之家稍有言舉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

科罰州縣往往專執拘鎖淹滯因繫死而後已又已私摧折手足受家強賂羅織平民因殺之至理宗時雖累詔切責而禁正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帝謁太廟

時初成也

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於元請和四月元將退軍河洛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元使王檝來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時元再遣使來議夾攻京湖制置使

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宜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

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鄒仲之報謝元許埃成功以河南地

歸宋

發明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所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于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

○丁南湖

論者謂宋報金讐不宜借力於元而反申其滅虜取

虞之計殊不知宋運衰薄若不與元協則金讐既莫報而已禍亦隨踵權與協濟則讐先報而禍且緩于是內竭力以自治外竭力以禦金若夫成敗則天也

金主棄汴如河北時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白華言若我軍使得戰存亡決此

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

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

為國家效死金主與后妃别大慟而出元人復圍汴

癸巳六年

金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

春正月詔抑貪競

○**金主濟河**次於蒲城及元人戰於白

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於元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太后王氏后

元人來議同伐金朝臣皆以為可

趙范不欲允蒙古夾攻之請其

先見識非當時

謂且所及厥後乃欲棄金之難

遣使收復三京

志則大而讖則短矣夫能奮發

有為豈不甚善

然以積弱之宋

敵方銳之元不

審時勢不度力

量資質然輕於

舉動啟釁招尤

范之志何能料

於前而不能料

於後耶

崔立賣國圖累

猶有人心者耶

應捐難討賊王
若虛等輩已偷
生應奇即不作
碑文豈能倖免
失身之罪乎至
元好問於金亡
之後以史事為
已任托文詞以
自蓋其不死之
墓定堪鄙棄金
史於二人傳多
侈稱之過矣
孟珙復鄧州
孟珙敗武仙
九容

雪夜擒吳元
濟之時

信當必罰是激
勸之良規而當
有事之時尤非
此無以勵人心
而整我紀綱乎

徒單氏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元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丘文莊崔立以金

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是日宮車三十七輛太后先后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皆赴北更臣曰金得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氏之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曹子曰戒之戒之出爾反爾豈不信哉由是以觀天道可謂不爽矣方金之俘宋也屯于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人之俘金即前日金人俘宋之地元與金同是夷也金以夷而戕華元不自戕其類而天假手于華人之崔立以代宋之報復焉諺有之曰人雖巧于施為天更巧于報應嗚呼豈非萬世永監哉

鑑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刺瑗以鄧州降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得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

五月元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眾而還○**鑑**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畧中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破走之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唐憲宗元和中和吳元濟反于蔡州帝命李愬討之愬于雪夜乘其不備遂擒之

鑑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

呼所見深得要領而所謂實必由中罰任其責更合歸善任怨之道使金主早為信用俾得盡其長國勢未必遂至潰敗而不可救至烏庫魯編同心贊助正當倚以為左右手顧乃聽譏諷遠歎其憂憤成疾金主之不善任人適自促其危亡耳

春秋正王道之端

理宗受制權姦九年直待彌遠死後始親政事前此之關失既多即欲勵精求治亦復何及且鄭清之固黨附彌遠而進其品

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鑑**元那顏倂蓋圍金蔡州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鑑史彌遠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在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士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丁南湖**鑑**始也諫侂終也殺濟王始也收名罪亦多矣獨擁留立理頗協公論故史氏書卒以恕之且宋傳亦不編為姦臣良有以也

鑑梁成大有罪奪其秩以給事中吳澤論也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悞害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

鑑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畧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蔣宗誼****鑑**理宗初拜東義郎時春秋十七矣越四年宣宗崩史彌遠矯詔擁立又越九年彌遠死帝始親政春秋已三十矣詔改明年為端平其詞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則九年之間詔語命令皆出于彌遠理宗擁虛位而已而乃謂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不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而為理宗之勿殊不知吾道之行天下如日月之行天人孰不見在當時有一真德秀魏了翁而不能用則其所尊崇者亦務名而已豈其情哉

鑑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

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誰已可概如安望其有所樹立乃觀顏以天下為任君若臣其將誰欺具亦無恥之甚矣

以陳德剛為制置使

國家不可一日忘此舉

此舉後方煩聖慮

洪咨夔王遂為御史

時人謂之四木

大臣任事當為則為而正言議

論尤不係於疾徐輕重安有習為推讓低緩以

為養休者蓋推讓即諉卸之端

而低緩乃緘默之漸

且流弊日滋

鑑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德剛臨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仇何如。德剛

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

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

鑑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

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

帝納之。翼日與遂竝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

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袁韶趙善湘等。皆奪祠落職。

鑑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宋史薛極本傳。載其災異一疏。忠直言語。而其餘過惡如所謂四木者。皆隱焉。可見史家之多闕也。

鑑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元年。是歲金亡。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承麟。

世祖後博索之弟。是為末帝。

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剌虎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

鑑蒙古兵以元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

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將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